

女人和男人的工作與家庭——攸關時間 **

徐宗國 *

壹、前言與文獻

有關家庭與工作間關係的研究雖然不少，但是由文獻整理，檢討此一領域，並且研擬出理論架構，引導研究的作品卻是不多。Rapoport & Rapoport(1965), Pleck(1977), Feldberg & Glenn(1979), Nieva(1985)，是其中的幾篇。由 Rapoport & Rapoport(1965)到 Nieva(1985)綿延了 20 年的對此一主題的持續研究，已然對這二個實體間關係的性質，運作的方式提出更為細緻的了解。例如在 Rapoport 與 Rapoport(1965)的作品裡，首先系統性地對工作與家庭為二個各別封閉實體的看法提出質疑，然而到了 Nieva(1985)的作品裡，學術界已形成共識：工作與家庭乃是在一個相互影響之系統內的二個單位。在累積了有關此一議題之衆多實徵研究之後，Nieva(1985)可以更為明晰地鉤勒出家庭與工作間的運作方式，而且細分家庭角色為囊括父母，配偶及家務事角色，同時由男女各別的角度檢視工作對家庭及家庭對工作的影響二種可被區分的運作方式。上述這一理論架構可用圖示之⁽¹⁾。雖然在這 20 年間此一主題的探討已達概念上的釐清並藉此，研究者可以經驗性地去了解這二者間的關係，但自 Rapoport & Rapoport, Feldberg & Glenn 到 Nieva，加上其他此一領域的研究者，例如 Kanter(1977)，卻一致指出工作的

*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本篇審查完畢定稿日期：1993年2月1日）

** 本研究獲國科會研究計劃(NSC 80 - 0301 - H - 005 - 01) 資助。作者對二位國科會匿名論文提案審查者與三位婦女研究室論文審查者的豐富指正深表謝意，更感謝所有提供時間與我長談她（他）們的工作與家庭的受訪者。作者也向看過本論文草稿的幾位同仁：王雅各，張芷雲，顧燕翎，熊秉純，致謝。

註 1：工作—家庭相互關係

家庭角色



摘自 Nieva (1985):181

性質是影響此一關係的一個重要變數。其中 Pleck & Staines(1982), Nieva(1985)與 Kanter(1977)更指出工作的時間特性，例如工作所需的時間量，工作的時間表，影響家庭與工作互動至為明顯。

在這 20 年的有關家庭工作間關係的探討，背後其實是多種研究承傳的再次融合與創新，反省與檢討。而這些檢討又源自外在環境的刺激，社會上所呈現待解決的問題與學術界針對這些狀況而作的反省。20 年來女性大量投入勞力市場，不祇是生育年齡以外的勞動力人口，連有幼小子女在家的職業婦女也逐漸增加。雙薪家庭，單親家庭數目的增加，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在在使原本因為只有配偶一方工作而另一方容易在時間上配合故不成問題的工作與家庭間關係成為一個待解決的爭議與待了解的社會事實 (Acker, 1988; Nieva, 1985)。同著上述社會環境的丕變也反映在學術界本身的檢討：於是，有關女性與工作或工作與家庭的著述就成為對過去祇研究男性工作的工作社會學，或祇研究女性的家庭社會學的一種反動。家不再視為一個被動的，承受或吸收外力的機構而是一個能發動影響力的機構 (Rossi, 1964)。由過去簡單地視工作為一自變項的工作社會學承傳（因為都是研究男人的工作），在女性加入勞力市場漸多，也要求工作平權，並性別角色觀念逐漸改變的大環境下，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家庭也會對個人的工作，尤其女人的工作構成重大影響而不能忽視 (Feldberg & Glenn, 1979; Nieva, 1985)。此外學術界以研究女性的工作為例，也發現由過去欲求了解之男女所得差異，到提出性別隔離的勞力市場都還不能對女性的特別工作型態，遭遇與結果取得深入了解，這是因為她們的工作與家庭間的協調是攸關上述議題的社會現象，而且有待了解 (Stromberg & Harkess, 1988; Acker, 1988)。女性主義者也關心這個問題因為知道女人外出工作會連鎖式地產生許多其他現象，雖然會產生一些有待技術性解決的問題，例如托兒制度等，但終究，女性的外出工作會帶動男性角色的改變，女性的社會參與，各種能力包括辯詰商議能力的提升，下一代獨立性格之養成，有助於男女的真正平等 (Rossi, 1964)。

一、時間：

時間雖然架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一生的成就也是藉著時間而完成，但「時間」一直未成為社會學家研究的中心議題 (Luscher, 1974; Maines, 1987)，頂多是做些哲學的，思想的探討，把時間類別一番，區分並冠以名詞如：social time, social clock 與 historical time (Neugarten et al., 1965)，甚少有對時間的屬性，內涵 (substance) 加以研究的 (Maines, 1987)。所以歷年來社會學家以時間為主題加以研究者稀稀落落，若有也是被歸類為怪異之類的⁽²⁾。

註 2：見 Lyman, Stanford M. and Marvin B. Scott(1970) "On the time track." pp.189-212. in Standford M. Lyman and Marvin B. Scott(eds.),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爾來社會學家，女性主義學者開始注意到“時間”對社會學，女性主義思想之作用，方法學上的涵義，例如：Barbara Adam(1989)及在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87)28 卷上的數篇討論，也有針對時間之於男女有不同的意義加以闡明者，例如：E. T. Hall(1983)。

非常少的例外是 Maines & Hardesty(1987)針對男女大學生就未來對求學，工作，成家計劃上的時機與方式之討論，顯示男女活在不同的時間世界裡，男人所見是一個直線式的時間，教育、工作、家庭排列成序將一件件完成；女人所見是一個權變的時間，未來充滿了變數而且教育、工作、家庭還得擠在同一時間發生，甚至彼此衝突而有待協調。

在由社會化，個體成長眼光來區分男女的各別發展歷程的研究，倒可以視為一種試圖了解在一生的時間內男女有何不同遭遇的努力⁽³⁾。此一研究承傳說明男女在一生中都面臨一個 Social Clock (或 Social Time)，不過對男女意義又不同而已。Social Clock 意指社會對個人的年齡與行為間關係的制約 (Neugarten et al., 1965) 例如，社會規範吾人一生在什麼時候應有什麼人生大事 (Life Events)。當然，學者也指出女人在意的人生大事與時間上配合的是婚姻、家庭；而對男人則是工作、事業。此一時間不妨看成為時機 (Timing)。

至於把時間視為時間量 (amount of time) 的實徵研究作品近年來已蔚成一股小小的學術研究主題，這是因為各種大型時間調查報告（如 Study of Time Use, Study of Americans' Use of Time) 的問世，以及，欲求對工作與家庭間關係的了解。這些研究都是把工作與家庭的現象化約為時間量，而試圖了解男女外出工作時間的增減與他們家務時間，夫婦相處時間，陪小孩時間之間的關係。這麼做，據這些研究者而言是企圖加以了解（一）目前男女角色有無融合 (convergence of role) (Coverman & Sheley, 1986)，就是，女人出外工作擔任如同男性的工作角色，男人是否會因此而承擔更多的家務角色？換言之，這些研究企圖藉由男女角色的改變（就是他們個別的家庭與工作角色比重上之改變）來了解家庭制度，藉此偵測社會變遷 (Keith & Schafer, 1980)，（二）男女的工作時間量與時間表對婚姻品質的影響 (Kingston & Nock, 1985; 1987) 以了解家庭的本質。所以，這一般的研究承傳其實就是在家庭與工作協調的此一主題下進行。這一類的作品，雖已累積出不少成果，並可幫助讀者了解，至少在時間的量上，男女（夫妻）的家務角色，工作角色間的關係，各別在量上的增減，以及這種增減對家庭運作的影響：例如一些調查所顯示的女性工資受家庭責任（用於家事及育兒的時間量）的影響 (Coverman, 1983; Shelton & Firestone, 1988)；男女工作時間量之增減，對妻子、丈夫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 (Kingston & Nock, 1985)。不過這種研究的限制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這些研究藉由鉅觀調查資料的時間量來切入家庭與工作間的關係，是無法了解這二者間更細緻、直接、動態與過程式的現象。尤其工作，化約為有職 (employment) 的事實，而不細究不同工作所帶來對家庭的不同影響，則對這二者間關係的了解仍屬有限與不完整。其次，這類研究仍然，

註 3：例如 Alice Rossi(1980), "Life-Span Theories and Women's Lives." Signs 6:4-32; Grace Baruch and Jeanne Brooks-Gunn eds. (1984), Women in Midlife. New York: Plenum Press; Teresa Keil, Alan Bryman & Bill Bytheway eds. (1987) Women and the Life Cycl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Ellen M. Gee & Meredith M. Kimball(1987), Women and Aging. Toronto: Butterworths.

雖未明確表示是採取一種工作影響家庭的觀點，但反方向的事實就被忽視，工作與家庭間的複雜關係也就被簡單處理。

女性主義者也重視時間對女人的意義與在歷史的時間裡女人的地位。在歷史裡，女人是没有地位，看不見的 (Forman, 1989; Ermarth, 1989)。在每日生活裡，女性主義者指出，女人是生活在一個男人設計的時間結構裡 (Hochschild, 1971; Fisher, 1989)，舉凡工作、婚姻、家庭……各種制度與領域裡，女人是沒有設計的權利，只有遵守的義務。所以，Forman(1989)指出女人與時間是一個相互矛盾的詞彙，因為之於女人，家庭角色是一個 diffuse role (Forman 1989:3)，沒完沒了的全天候責任，以致，對於女人，她沒有自己的時間。所以，對於女性主義思想家，時間之於女人就是一種自我與掌握的象徵，有同於她們對空間的感受，與男人相比較，她們缺乏對時間的控制，並於其中發展自我潛力，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Lengermann & Niebrugge-Brantley, 1988)。

二、工作的時間性 (temporal dimension to work)

工作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之一是擬了解工作對工作者，他們的家庭，以及工作以外的活動的影響，不論是把工作上的特色予以滲及 (spill over) 影響到家人與個人，或是補償式地在工作以外的時間裡做些與工作內容完全不同的活動。就工作的時間特性與個人，家人間的關係予以研究的，除了早期如 Gerstl(1951), Cottrell(1940)等的對（男）工作者長或與一般人不同的工作作息時間作一般性探討以外，準確地以工作時間為主題的討論，尤其相關於工作與家庭的協調倒是不多，Kanter(1977)與 Nieva(1985)的思想上探討是其中的少數。Kanter指出工作者的工作時間量與其對個人的滲透性影響 (absorbing) 對家庭之運作有所作用。Nieva指出，工作量以及工作時間表都是研究工作與家庭間協調的重要變數。不過，這些作品僅止於概念的提出，整理，很少有作品是用實徵資料細緻地去鉤勒這二者因為工作的時間特性而有的動態關係。勉強可劃歸此類的，就是一些以女醫生為對象的研究，了解她們選擇科別的原因是基於某些科的工作時間量低，值班少，訓練時間短 (Bourne & Wikler, 1978; Lorber, 1984)的一些研究報告。

此類研究的特色是由一個工作的結構性特徵切入，研究此種特色對工作者工作以外的影響。也因此，這類研究多偏重於短時間片段，例如以一個工作日為基礎，抽離出其結構上特色。因為工作的時間量較易比較其多寡與因此而顯示的影響，工作的時間量就成為研究的重點。而一人一生的長時間片段裡，個人在時機上的把握，例如工作與家庭間的相互配合與否，其實也會影響吾人的工作發展，這一部份，工作社會學傳承下的作品則較少論及。

徐宗國 (1990) 所作對大學女教師工作角色與性別角色的訪問過程中，發掘到一種工作性質——工作的時間特性，並藉此一概念比較不同文體寫作，純數與統計，生化與化學研究領域中

的女教師，了解具時間特色的工作（學科領域）與她們家庭角色間的關係。

本研究可以視為持續徐(1990)的研究發現之一，就時間此一主題之對專業雙薪家庭裡男女（夫妻）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適應過程中的狀況予以深入了解，分為二部份，由男女的觀點視之：其一是工作的時間特性對家庭的影響；以及，家庭的生命週期對男女工作的影響。這二部份作為本文分析的架構，並不如一般承襲實証主義思想的實徵報告是由理論（文獻）整理而出的假設檢證，而是基於一些文獻（例如婦女與工作，工作的時間特性對吾人的影響），而作的深入訪談與文獻間不斷地辯証式來回後所萌發出的架構。詳細過程在方法部份討論⁽⁴⁾。

貳、方法

因為承襲質的研究方法，由訪談資料與文獻間不斷地，辯証式來回發展進行本主題的探究，研究者並沒有什麼假設的驗証，但擬藉著從文獻與訪問資料所萌發的問題為大方向，試圖由深入訪問所採取的質化資料對具不同時間特性的工作與家庭間的關係，時間（機）對男女具何種不同意義與影響，尤其在家與工作的協調之間加以深入了解。這樣做或可補充上述量化方面的探討，挖掘一些根本的社會現象，或可對此一相關議題提供新的觀點與解釋。

承繼徐(1990)的研究所得，作者本擬再對大學教師中按其工作的時間特色，例如從事生化／化學，純數／統計研究，及不同文體寫作者作些採樣是為理論性樣本(theoretical sampling)(Glazer & Strauss, 1967)⁽⁵⁾。田野訪問中途巧遇⁽⁶⁾一位女醫生告訴我選科的理由是家庭，而她選的是工作時間量少的小科⁽⁷⁾。配合文獻上已知對女醫生的工作型態有從大／小科與家庭間配

註 4：以質的研究法所完成的報告通常沒有對方法的詳細討論，這是因為在短短的篇幅中只能交待大原則，繁瑣的過程足可用一個附錄甚至一本書或一篇獨立的研究報告交待的。而研究方法上的大原則讀者是可以由文章本身察驗，若於文章中再加以贅述有點多餘。對於紮根的研究法有興趣的學者，可以參考徐宗國1989(92)。讀者在本論文其他部份的閱讀，及註釋(4)、(5)、(6)、(7)、(9)、(10)及(11)，也可獲知本研究方法上的大要。

註 5：理論性抽樣按 Glaser & Strauss (1967) 是一種由理論衍生出應比較研究的原則，研究者應因此可對情境取得完滿而紮根的了解，達到理論性飽合。前次研究中發掘到這三組學科從事者在工作中有特別的時間特性足可在其組內彼此比較而顯見工作的時間特色對從事者工作生活的影響，作為上一研究的延伸，本研究仍採此一抽樣原則。

註 6：見 Glaser & Strauss (1967:253) 討論用被訪者的話作為 insights 而轉換成理論的一部份。

註 7：有多種原則可以分野大小科，一般咸認為大科是指內、外、兒、婦科，因為在這些科之下仍可以再細分出一些小科，小科一般咸以眼、耳、鼻、牙、X光、核醫、皮膚、精神、復健……等科，因為這些科之下不再能細分小科。不過，近年來醫療的發展分工愈細，亦或使一些過去被認定為小科的仍可再細分。所以，此處祇以極端上的大小科區分為原則，以此突顯工作的時間量對吾人工作與家庭協調上的作用與意義，這也是一般質化研究所遵循的原則。

合為考量，研究者於是擴大取樣範圍到大小科的男女醫生，因為大小科的工作時間量明顯有別。⁽⁸⁾作者於是就大科以內外小兒婦為主及小科以眼、核醫，精神科為主的理論性樣本為抽樣原則。訪問進行之後了解到工作與家庭間關係是除個人（當事人）以外，還應訪問其配偶來了解彼此互動的作用並另一方的觀點以得全貌（因為對妻子而言，她的家庭及工作角色很可能受到丈夫的工作及家庭角色之影響，反之亦然），所以，樣本裡包括夫婦，但分別訪問之⁽⁹⁾。

夫婦都從事長時間的工作科別，例如內外科將是會格外彰顯工作的時間量對家庭的影響。而配偶一方若是小科，另一方是大科，那麼大小科的工作時間量也可以明晰地有所對比。作者於是訪問了夫婦是大科及各別的男女大小科醫生，以及顧及到長工作時間對配偶的影響而訪問了大科醫生的太太，她們從事非專業性的工作。為了突顯大小科與工作機構之相互作用而突顯在工作時間量上的不同，作者訪問了一位在省級醫院的小科醫生以便與在教學醫院的幾位大科男女醫生們作比較⁽¹⁰⁾。

深入訪問工作的開始，是作者在工作影響家庭的概念架構下進行的，在不斷文獻與訪問資料互動之下，由訪問的內容裡自然萌發出家影響工作的概念而需要更多訪談資料以求了解。此時 Nieva(1985)的作品恰可提供一個更清晰的概念架構，所以，本研究的分析才有家影響工作及工作影響家庭，而都以時間角度來討論的架構出現⁽¹¹⁾。

註 8：本研究是採取大小科極端的在時間量上之多寡作為本研究的抽樣原則，企圖由極端的二種工作時間上特色來了解工作對家的影響。因此，在本研究中我曾以教學醫院的大科及省立醫院的小科為對照比較。換言之，工作場所（醫院）的規模、特色也會相互影響工作的性質（此處是工作的時間特色）。雖然大小科所需工作時間的差別在小型醫院亦是如此，不過，在大型教學醫院會比小型醫院在大小科所需時間量上的差別更為明顯，所以樣本多由大型教學醫院覓得。

註 9：本研究訪問了三對大科夫婦，研究者可以由雙方的談話內容了解其配偶的工作是否影響家庭及當事人的工作。

註 10：有評審認為作者未能充份掌握可比較的「角度」與「層次」。（事實上應是團體 [group]，見 Glaser & Strauss 1976:40）。其實任何紮根研究的比較對象，可以有 theoretical 與 logical sampling 之分際，（見 B. Glaser,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U. C. San Francisco, 1978:40）。有些比較單位在社會世界裡並不一定存在，或存在但對本研究不足以產生理論上的意義，或存在／也有比較上的效果，但研究者未必在有限的時空裡找得到／碰得見這些樣本。任何研究，尤其質化研究的如此以其彈性 (flexibility) 見稱，是必須由研究者自己在諸種限制下決定比較（理論性抽樣）的範疇 (boundary)。換言之，研究的範疇是由研究者所做的判斷之一，而此一判斷的優劣則由作品的品質良窳觀之。作者並認為全文的分析：長／短時間，工作對家庭，家庭時間對工作的影響分析比較以及在不同型態的工作時間（不同文體，學科的比較）對家庭生活的影響的分析，也足以彰顯研究者比較的原則。

註 11：本研究最初承襲工作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在訪問過程中以工作影響家的狀況為問題發問，然而，研究者進行 3/4 的訪問之際，發現田野資料裡另有家影響工作的資料；也就是，被訪問者在被詢及上述問題時，會自動地在回答中滲以家影響工作的談話內容。當然，這其中男女有別。本文以下將討論之。

參、工作與家庭間的協調

就時間的角度而言，工作與家庭間的關係可以由二方面討論：(一)工作的時間特性 (temporal dimension to work) 不論是絕對的量或相對的質（心思集中的程度）對家庭所造成影響，就是工作影響家；(二)家庭的生命週期、時機，對個人工作所造成影響，就是家影響工作。此種工作影響家及家影響工作的二組討論，在本次田野資料的搜集過程中，並不能如同 Nieve(1985) 所作文獻探討的如此截然劃分，因為在對同一受訪者而言，這二者間的互動是密切又不易區分的。受訪者同一句話裡前半段可被區分為工作影響家，後一半可能顯示的是，當如此，受訪者有想改變所作的措施，而就有了家影響工作的狀況出現（因為顧及家而調整工作）。此外，Nieve(1985) 所作概念上之歸類，固然可以突顯家影響工作，及工作影響家的二種運作方式，但在雙薪家庭裡，配偶的工作往往透過或藉由家庭而影響到當事人的工作 (Pleck & Staines, 1982)。所以，在受訪者敘述配偶的工作狀況，或自己的因應措施，對方的工作往往因為影響家庭，而間接影響當事人的工作。在本研究裡，為了突顯時間（機）的關鍵性作用，作者僅以大小科的時間量，以及學科／文體的工作或創作時間的質相互比較，以說明工作對家的影響，男女是否有別；以及，家庭的生命週期對他（她）們工作的各別影響。因此，上述不易被劃分的資料，按此一比較原則就可劃分為：工作時間量的多少與時間質的優劣對家庭造成影響；而家庭因素對工作的影響則除其生命週期此一時間因素以外的其他資料，例如，家人，尤其丈夫對太太工作的態度就沒有列入本文的討論，以維持以“時間”角度切入工作與家庭協調的分析與陳述上之一致性。

承繼上一個研究所得，工作的時間特性，在質的一方面就是工作之間有不同的需要心思集中的狀況，例如不同文體的寫作（散文與長篇小說），化學與生化，統計與純數的研究工作。這次，研究者再訪問了幾位，尤其是男生化，純數學者，以期達到男女的比較，了解工作時間的質對家庭的影響。

在時間量一方面，作者就以醫生，這種在各行業中工作時間最長者為訪問對象。也因為工作時間量的長短（包括訓練時間），醫生之間又可以分成大科與小科，而且大小科間時間量上的差異尤以大型教學醫院為然。作者於是從這些醫院中工作的男女、大小科的醫生加以抽樣，希望能由大小科在時間量上明顯的差異，突顯工作的時間特性對家庭運作的影響，由男女二方面來檢視之。

一、工作影響家庭

比較其他行業，醫生的工作時數是最長的，尤其是開業醫生 (Freiman & Marder, 1984)。

醫療界以及社會輿論近年來都注意到了醫生缺乏睡眠的狀況及其負面影響，而有思改變之 (Spears, 1981)。缺乏時間往往成為醫科學生最大壓力來源 (Mawardi, 1979)。時間尤其構成女醫生的困擾，她們認為無法工作長時間而影響了事業發展 (Brubeck, 1990)；或指出最感困擾的是工作時間過長或不定時，以及沒有進修時間 (藍采風等, 1985)。多篇醫療界所做的調查指出，壓力大的科（也就是工作時間長的大科）離婚率較高 (Rosow & Rose, 1972)，而女醫學生又比男醫學生面臨較多壓力，因為女醫學生又有來自家庭的角色，而婚姻對男醫生是一種 buffer (Clark & Rieker, 1986)。為避免或減少工作與家庭間角色的衝突 Eisenberg(1983) 發現女醫生比男醫生更多是單身的，如同一般的專業女士人口的婚姻型態¹²。

男女醫生的工作型態也與時間量有關。不但女醫生每週工作時間少於男醫生 (Tobin, 1990; Kletke, et. al., 1990; Powers, 1969)，她們選擇與集中的科別也是所謂工作時間少，訓練時間短，收入少，社會地位低的小科 (Bowman & Marcy, 1986)，而且是選擇機構（醫院……）為服務地點。多篇醫療界與社會學界討論此一現象的論文，都從女醫生的家庭考慮，例如需要好的時間，可以配合家庭的工作科別作解釋 (Bergquist, 1985; Bourne & Wikler, 1978; Davidson, 1975; Williams, 1971; Lorber, 1984)。

一位省立醫院小科的女醫生 A 指出她的工作時間是上午 9 點到下午 4:30，下班後可以料理家務，而這樣的工作時間是她在教學醫院外科丈夫的一半。一位受訪者告訴我她在教學醫院擔任腦外科實習醫生的丈夫工作時間是“每天超過 12 小時，還不包括值班。加上值班就是 24 小時，連著隔天白天上班，一直在醫院。”而每一個月這樣的值班約 11 ~ 12 天，在這一醫院的腦外科實習醫生的服務時間是 6 年，超過其他大科 2 ~ 3 年。

當然醫生工作時間長也是因為他們正在受訓練之際，所以階層愈高他們工作時間就相對地變短。工作時間長也不過是他們工作生涯裡的初階並不一直如此。不過，在對於醫生夫婦而言，在他（她）們工作初階之際也往往是他們家庭生活的開始，在這種家庭裡，尤可以看出工作的時間量對家庭的影響。

深入訪問所採集到的工作對家庭的影響可以分成二方面：(一)婚姻品質與(二)與家庭，尤其養育子女的責任。一些以量化資料呈現工作與家庭間的關係也是以這二方面為他們的研究重點，例如，Kingston & Nock(1985; 1987), Nock & Kingston(1988) 發現在雙薪家庭裡，丈夫與妻子每日的工作時間長會對家庭生活品質，及與子女共處的時間稍有影響，更重要的是，女方的家庭責任並沒有因為工作而減少，而且女方作較多因為丈夫工作而所需家庭責任方面的調適。

註 12：持相同發現的有 Astin(1972); Bayer(1970), Cole(1979) 對大學女教授、科學家的研究。這些研究一致的發現是擔任這些男性傳統職業的專業女性，若不是單身比例高於男同事就是子女人數少於男同事。Eisenberg(1983), Powers et al.,(1969) 指出女醫生的配偶通常也是醫生或專業人員，此一配偶為專業人士的型態也是通行於其他專業女性工作人員。

Keith & Schafer(1980)指出，丈夫的工作時間量對妻子有壓力，但反之，對丈夫沒有壓力⁽¹³⁾。上述研究發現應當可以反映一個以男人為工作角色者的社會規範。不過，這些研究倒無法顯示男女在家庭工作協調中的具體，動態的過程式了解。

(1)婚姻品質

眼科女醫生B比較她與是外科的丈夫在投入工作時間量上的不同，認為她比較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時間，這是她當初擇科時考慮到的。也是小科的女醫生C說明她從事一個工作時間短，不需常值班的科別對她家庭生活的意義，我們之間有這樣的對話：

〈妳剛說疲勞會對家庭生活有意義，能不能再講仔細點：〉比方說我工作不會那麼疲勞，較清鬆點的話，那我回家就比較照顧家庭，我會問先生工作如何，會在各方面兼顧一點，如果說我很累的話我要人家安慰照顧都來不及，怎麼有時間去安慰照顧人家呢？就是這種情形。

假如都是大科醫生呢？在省立醫院眼科的女醫生A說明她選擇小科可退可進，也可以在專業上發展也可以退而祇維持工作但照顧了家庭。若是夫婦都從事大科她的感覺則是：「我想那樣子就無法有個完整的家庭生活」，〈會怎樣？〉「像我們有些同事孩子是24小時托嬰，只有星期六、日帶回來看看，又送走了，每個晚上都是買便當，或到外面去吃飯。」〈會不會看到的時間很有限？〉「也是會，各人忙各人的，我是比較不喜歡這樣的生活。」

有趣的是，對於同為大科的一對夫婦，先生的長時間工作對她沒有影響，但她自己卻因為從事大科，醫療之外還需要投入晚上的時間以從事研究而影響了家庭與婚姻生活，而有感嘆：

我們先談到他（她）們的工作時間，我跟著問：

〈對家庭生活有無影響？〉：我沒差，他晚上很少回來。〈你自己若是小科呢？〉對家裡可能會有點好處，家裡可以兼顧。不必找人幫忙，可以買菜燒飯，多關心我先生一點，我對我先生沒什麼關心，二個人都不管誰……。

我們繼續談下去，她提到了對目前婚姻品質的感嘆：

以前在學校很努力唸，爭成績，到醫院來也力求表現，做最好，可是現在很累。以前大家都說你做得很好，要來我們科也不容易（嘆氣好幾次）〈內科裡的腸胃科？〉對，要fits腸胃科，經過面談，投票，很多人想搶進來。但現在自己有時很矛盾，不想爭什麼。〈您心裡愧疚的是什麼？〉好像沒有把家弄好。〈那是因為有小孩？〉有時也覺得對我先生也太冷淡了點（笑）。〈他對你有這樣同樣的

註 13：不過 Nieva(1985)也記錄對妻子沒有這種影響的研究報告。

感覺？或對你有這樣的要求？〉他好像沒講，換言之我們家很沒情調。二個人都栽在工作裡，〈您晚上回家要弄小孩？〉對；時時，但很少會去看個電影或散步，那時是在大肚子時，生完小孩就沒有。那感覺不一樣，看完電影就回家，也沒有談情說愛（笑。）好像只做一件事就好了，我在想以後會不會有七年之癢，很糟糕。

這位大科女醫生繼續談到許多她在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也覺得因為她也是大科，生活才會如此匆忙。談話中她明白地說因為希望藉此一訪問幫助她釐清如何解決工作與家庭間的困境，她才答應我的訪問，訪問後，也徵詢我的看法。至於她目前所做的解決途徑則是無法更換執業的科別情況下，轉入純醫療的醫院裡工作，因為可以令她也是大科的丈夫工作起來沒有後顧之憂。我們之間的談話是這樣：

〈他覺得你的工作對他有影響嗎？〉他前一陣子希望我離開，我會輕鬆一點，他沒有明講，他知道我個性好強要爭。我感覺他希望我輕鬆，換言之他希望女孩子主內有這個意思〈若你是 housewife，他的生活會不同？〉差很多。我們科裡同事有的回家，太太已煮好了好吃的飯菜比較好吃，小孩他們也完全不管。〈您先生要管嗎？〉我先生雖沒有實際參與，但心裡也會掛記。〈他希望連這種心情，時間都省下來？〉當然不致於，但太太在家，我覺得對他來講好。〈吃好、照顧小孩？〉小孩可以照顧好一點〈但事業上無法幫忙？〉可能不能。但照顧家庭使他無後顧之憂。事業上可能沒幫助。〈你先生現在覺得有後顧之憂？〉他沒這樣說，他也沒我這麼 care 家事，他也比我沒後顧之憂。

長時間的工作量，例如發生在同是大科的夫婦之間，也是會被男方感受到，一位大科男醫生提到在與妻子都必須長時間投入工作時的家庭生活品質。

（因為夫婦都工作……）你在開刀家裡打電話來說家裡遭小偷，孩子生病，你心裡做何想法，你怎麼教書，你怎麼工作，你根本沒有辦法做到……〈那種情形有多久？〉大概 4、5 年從 R¹ 到 V¹ 左右〈那時小孩也不在你身邊嘛〉他們不在〈那你對那種感覺怎樣，每天看不到他〉覺得好像不是一個家庭，好像我跟我太太還在大學的樣子，哈哈〈那你喜歡這個生活？還是無所謂〉短期內我想是可以忍耐啦！如果永遠這樣是不可能啦，當時我們也是想說幾年之內就會結束這種生活〈但是一過就過了 4、5 年，對你來講是太長 or 太短〉大概是差不多啦，因為我們知道大概是什麼時候可以結束〈所以這種生活你會是怎麼樣的態度呢？不得已還是無可奈何還是？〉大概比較忍耐，沒有什麼好辦法啦〈那你喜歡這種日子嗎

? 〉不喜歡呀，當然不喜歡啦！我想沒有一個人會喜歡這種生活，我太太也不喜歡，但是無奈，但她選擇了她的工作，那對我來講，也是鼓勵她從事她自己的工作。

由以上談話可以顯示，在雙薪家庭裡，配偶一方的工作會透過家庭的運作而影響當事人的工作，不過男女有別：女方容易因為自己的工作影響到家庭而間接對丈夫工作有影響而思是否要，或已做些調適；而男方則仍以自己的工作是否受到因為妻子工作的間接影響而注意到，或期盼妻子的調適，或十分篤定地回答我，當情況真需要有所改變時，仍是由妻子作這些調整。

夫婦從事大科因為工作時間長而女方所做的調適，雙方都能明白地感覺到家庭生活品質大有改善。一位改變自己工作時間型態的女醫生談到這種安排純粹為了家庭：「家庭生活的品質好很多，有多餘的時間來想想要為家作些什麼？為小孩作些什麼？〈譬如什麼〉嗯！譬如說家庭的佈置，以前都跟本不管的，有桌子坐、有床睡，對不對？。」而在這一期間她先生的事業一直順利發展沒有受到影響，其實這也是其他大科醫生夫婦中男方的看法，就是他的事業倒沒有因為妻子的長時間工作而受到影響。不過，他們都一致希望女醫生選擇小科。這位改變工作型態的女醫生回答我關於她對女兒擇科時會有怎樣的勸告這樣說：〈那假如是個兒子的話，你所給的建議會類似給女兒的建議嗎？〉「兒子的話可能較不會考慮到時間、體力、家庭啦各方面的問題，所以考慮的可能會不一樣。我一直是覺得男女不平等啦！沒有辦法平等。」

看來女醫生選擇大科而帶來對家庭生活品質的影響是基於較長的工作時間量，以及社會規範對女方這樣的投入工作在危及家庭生活品質時的約束。換言之，有如一位外科年長男醫生所表示的，由於科技的發展減少了外科，尤其像骨科的需要醫生體力的配合，而女外科醫生也有身體強壯足堪長時間工作者的，她們面臨的困境將不是工作上時間體力的耗費，而是這方面的投入對家庭造成的影響。所以影響女性投入各種工作行業的限制將不是工作本質如何而是這種工作本質與家庭間之能否協調，影響女性工作的乃是根深蒂固的社會對女性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衡量。這種觀念一方面存之於女性，所以她們接受去改變自己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更隱祕地存之於男性的觀念，一位大科男醫生對太太也是大科以致影響家庭生活有以下有趣的對話：〈但是當初你們是已經結婚她才選科的〉「對」〈那她那時還選外科，她知道這會對家有這麼大的影響，那她還依然這樣選，你沒有給她任何的要求或阻止啊〉，「我是希望她選小科啦！」〈你有跟她說嗎？〉「有啊，我是希望她選比較簡單的科，我的意見預先先看到結果，但她選外科我也跟著配合了。」

問到他們的生活品質，尤其有關於他的工作，他的回答說明一位能使他工作無後顧之憂的太太對他仍是十分重要的，縱然他對妻子選擇大科的決定十分尊重。我們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

〈那這樣有沒有對你的事業，你的工作因為她的工作那麼忙而遭受到一些影響？〉我有時會對她 complain 開玩笑的啦！比方說啊別人都有太太幫他打字啦或是找 paper research 啦，她也沒辦法啊，讓我一個人，那這完全開玩笑，感情還不錯呀！那在開玩笑的時候是，不是從心裡講的話，所以〈那會不會希望一個太太是像人家那種……〉對對……如果是我做醫生以後才來找太太的話就可能會要她留在家裡。

一位在教學醫院擔任腦外科實習醫生的太太，為了配合先生的工作，擔任了一項輕鬆的職務。她透露出這種配合是頗重要的，而且身為大科醫生的丈夫在選擇妻子時是注意到她的工作量的，由以下對話可以看出：〈你不參與太忙的工作？〉「對。我先生當初找對象就不要醫護人員。家庭中太太也是醫生或護士就無法兼顧家庭。醫生本身很忙，可以見面時間不長，但主要是有了孩子後，家庭無法兼顧」。〈護士排班不是比較好？〉「他們分三班制。我先生結婚前就考慮到這個（笑）。他後來才跟我講的」。

一位大學助教，說明了類似情況下身為被選擇的醫生妻子對於工作長時間的丈夫的反應。這或許是一個極端例子，但卻可以明白顯示在以男方為工作角色者的社會規範之下，女方的反應卻是自己的時間被剝奪。

他常不在的影響比較大。出去玩突然被叫走的影響沒那麼大。他不在的時間很長。我知道他要處理事情，就比較沒有孤單的感覺。但他長時間不在家，例如值班二天。前者是和他一起做事，突然中斷我還可以忍受，但後，要和他講話或做些什麼事就沒辦法進行。〈挫折嗎？〉有一陣子不能適應，大概是小孩剛出生到半歲時沒人幫忙，他也不在。以後就沒有。他常值班或 on call 會覺得無助、孤單。我認為婚姻是二個人分擔、分享，但現在則不能常如此。也就是我被綁得死死的，他當丈夫的效果打了折扣。他不在家，我就得待在家裡，他可以忙他的事業，我沒辦法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這種對女性要求具有彈性，可適應，去配合他人的時間，擴大的來說是一種以女方為迴應者角色的對待 (responsive role) (Lengermann & Niebrugge-Grantley, 1988)，而不是以自主，主控者的角色出現。祇不過在本研究裡，這種狀況是出現在針對配偶之具長時間工作時的遭遇，反應與措施。以上狀況也符合文獻裡討論女性因為家庭而擇小科，而其中就是牽涉到科別的時間特性。

(2)家務責任：遺憾、虧疚、矛盾、衝突

從事具時間特性的工作，不論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或者如上次研究所得的，是因為工作時間內有高度集中注意力，不宜被打擾之特色，而影響家庭運作，往往都是女方感受最深的家務

責任方面。綜合訪談資料這些感受包括矛盾、衝突、虧欠、遺憾等。當然這些感受之餘也影響到當事人的行為，不過在所有訪問的例子裡仍是由女方做必要的調適或承受工作與家務之間的各種衝突、矛盾，如同以宏觀，統計資料所作的研究報告所說明的 (Kingston & Nock, 1985; 1987)。首先我們就工作的時間量而論，說明這種工作的時間特色對家務責任的影響及其表現狀況；次而就工作的時間質而論，其影響與表現狀況。前者以醫生為例，後者以上次研究已稍有成果的幾種學科研究（創作）者為例，補充男性與單身樣本。

〈時間量〉

在教學醫院任職內科是一個需大量工作時間的職業，對於一個雙薪家庭，配偶雙方都是大科醫生的女醫生 J 而言，她的家務責任並沒有因為外出工作而能稍減，即使有助手還是以她為這個家的主要負責人，正如一般文獻所顯示雙薪家庭裡男方的家務工作並沒有因為妻子工作而有所顯著的增加 (Fox & Nickols, 1983; Nock & Kingston, 1988; Coverman & Sheley, 1986; Kingston & Nock, 1985)。所以對於 J 而言，內科的服務與研究雖令她愉快但是：「我感覺做醫生對我來說是一件蠻愉快的事，但是工作時間太長會影響到家庭生活，我最好做一個 part time 醫生。然後陪家裡的時間也是很多。」〈還是喜歡醫療的活動，但不要那麼長的工作時間，那個工作勞累對你的家庭和小孩有什麼影響？〉「一定會影響你，譬如我回來很累了嘛，有時候累的實在受不了，小孩根本看不出你很累，他們還是一樣都跑到你身上，你會覺得受不了的感覺。」稍後，她詳細說明了這種工作與家庭間，因為工作時間長而造成的困境，她的虧疚：

下班的時候你整理病歷會一下子時間就過去了，就到 6:30，就超過你平常下班的時間，小孩都會在那等著你吃飯，或者小孩要等著你餵飯，變保姆在餵，你會覺得時間亂七八糟，〈這種日子有多久？〉很久了〈那你有什麼感覺？〉回家 6:30 會看到一團糟，你已經影響到小孩，回家太晚〈你會很虧疚？〉對，因為那麼晚回去，唸小學正常的小孩 8 點鐘應該睡覺，他們都會拖到 9 點鐘才睡，第二天早上小孩爬不起來，就又哭又鬧，你會有一團糟的感覺，你會覺得一星期出現二次、三次，你就覺得不得了，若出現一個一、二次還好，若那麼經常出現你就會覺得很糟糕。

在同一醫院從事小科的女醫生，相較前例大科女醫生 J，愉快地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她這麼說：

我跟（小孩）相處的時間一天至少兩到三小時，下班後就都與她在一起，我提過我在家裡不用做任何事，我女兒四、五點放學後……，所以我回家吃飽後就跟她

在一起玩〈所以就沒有必要在四、五點回家煮飯、燒菜〉沒有〈但妳會不會想說她四、五點已經回家了，妳也會想要趕快回去？〉不會，因為阿巴桑把家裡弄得非常好，所以我沒事就早點回去有事就多做會兒晚些回去沒關係〈所以家裡對妳的工作有造成妨礙或幫助？〉（節錄：奶媽的好）〈那妳有沒有心理上對妳女兒很愧疚、很抱歉？〉不會，我覺得我對她付出很多心血，而且她也覺得我這個媽媽與她同學的媽媽不一樣，因為晚上我都和她一起作功課、聽音樂。

雖然都有幫手，上一例的女醫生子女人數只有大科女醫生 J 的 $\frac{1}{3}$ ，或許也是促成她母職扮演上順利的原因，然而小科的工作使她絕對工作時間量也比大科輕鬆許多，以致較無母職方面的遺憾。而對於同是大科醫生夫婦的丈夫而言，這種因為夫妻都工作繁忙，所造成對子女養育上的遺憾，也是明顯可見的。這樣的一位男醫生如此說到：

我太太很忙喔！所以家庭的工作沒辦法負擔，所以小孩從小就寄在，一個寄在我父母，一個寄在他的父母，一直到小學才帶他回來大家一起，所以這以前小孩子成長教育，我們都沒有辦法負擔，也沒有看到〈你覺得很遺憾嗎？〉當然覺得遺憾〈是嗎？怎麼說呢？〉遺憾就是沒有看到小孩子成長，所以，一個 complain 就是沒有看到小孩子長大，那段是空白的，我並沒有覺得不好啊，就覺得遺憾，因為我太太本身也很忙，她也不可能，如果你要她做，她會累垮我已經選擇她當我太太，我就要堅守這個事實。

不過男女大科醫生因此而作的調適卻有所不同。前一例 J 醫生，處理的方式是辭去醫院的工作而轉入一所只有醫療，沒有研究壓力，工作時間短的工作場所；而對男醫生言，都不需為此而做任何調適，因為知道，在只有一個人可以發展事業的狀況下，仍會是他。此外，家庭之外是否有支援體系，有經濟能力僱用家管，家人尤其丈夫對妻子工作的態度，都是決定女醫生能否在雙薪家庭裡工作不輟的主要關鍵。這種狀況強烈地反映女方仍是在一種不妨害家庭的情況之下才被允許（或選擇）工作的，而男方從未想到去做調適，也不以為是他的責任去調適。此外 role partners，例如公婆，其他家人在協助雙薪家庭運作時雖然是一種社會支持，但也可能是鞏固此一男性為工作者的社會規範支持者，強化了女性承受社會要求她在工作上力求調適的壓力¹⁴⁴。這樣的發現，充份反映男人的工作角色，女人的家庭角色之優先性，尤其在有所取捨的決定性關鍵情況下更是如此 (Lipman-Blumen & Tickamyer, 1975; Komarovsky, 1973)。

註 14：此次田野資料如此顯示，不過鑑於以時間角度切入本議題的資料鋪陳方式，即以家庭的時間（機）影響工作為另一節的討論，這一部份資料分析並未納入本文。

〈時間質〉

在徐宗國(1990)對大學女教師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間交叉作用的研究裡，已釐清並舉例出幾個相互比較的學科之工作時間特色，例如散文與長篇小說的寫作，純數與統計，及生化與化學的研究工作。根據上一次的研究結果，我們已說明了統計與純數的研究工作對所需時間片段之內的心思集中需要度不同，純數較統計更需一段完整不受打擾的工作時間(徐宗國，1990:P76 -81)。這是因為純數的研究工作正如幾位純數學家所提到的是一種類似創作的活動。因此對於需要心思集中的狀況，統計與純數間是有差別的，這可由下例的談話中得知。而這種時間質的需求性差異，對有家務責任的女性是格外有意義的。

〈要解一個問題，不論數學或統計，前面的準備都一樣要五、六小時，連續幾天，數學、統計所需的時間量也差不多，只是做數學那幾天必須更集中心思，統計還稍微好一點，假如你今天在做純數，或是統計的時候，每一天五、六小時，那一種比較能夠被打斷再回來，而不太受影響？〉我想是統計。〈譬如小孩哭了？〉對。〈統計比較好？〉我相信，因為我純數的話，那時我也沒有小孩子，我相信集中心思方面的話，數學就需要。〈能否稍加解釋？〉因為純數的東西更抽象，抽象的東西，你一定要鑽進去以後，邏輯的思路……。〈比較不被打斷？〉對，打斷了就要重新想起比較花更多時間。〈會不會忘記？〉會啊，有可能。〈統計呢？〉統計的話，它的邏輯思路比較少一點。

不過，唯一的單身女純數學家就沒有類似徐(1990)所發現的在工作家庭間的衝突，男純數學家也是如此，他們強調解數學題只是需要關鍵的二、三個小時不被打擾就可以。因為他們沒有明顯的家務責任，也就更不覺得此種工作所造成的影響。

至於生化與化學間的學科研究上時間特性的不同，由田野訪問資料裡可得一致的看法。就是：生化的研究較化學為耗時，而且研究的每一段落必須成功，才能做完一件研究，否則會前功盡棄。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生化研究處理的生命的對象，有其活性，在一段時間內研究對象會有所變化，有它自己的生命週期，研究者要研究，則必須適應研究對象的生命期。此外，因為對象是生命的東西，不像化學，尤其無機化學，可研究作一半，把材料冰起來，研究者過幾天再做研究也是可以的，故有嚴謹的時間性。何況生化研究往往處理較多變數，每一研究裡又需處理許多步驟，每一步驟都相當費時(例如從某種生物體裡，採取相同的待研究物質)，因此，總的說來生化研究，就較化學需較長且不宜中斷的時間才能完成(詳細分析，見徐宗國，1990)。

當然，上述生化研究的這些時間上特性，對研究者所造成的影響並非絕然如此，因為，研究者仍可以自己選擇某些題目，或由別人(助理，研究生)完成實驗，或把實驗流程設計的儘

量對研究者，尤其有家務責任的雙薪家庭女生化學者影響最小。不過鑑於個人的訓練，興趣，與實際的考量，特別選擇某種題目以避免實驗工作的時間表及時間量，對個人，尤其女生化學者的影響，似乎不太容易。那麼，研究者就只好由他人代做研究，但這對研究者長期而言不是好事，因為，生化研究工作中，涉及許多技術，技巧，研究者若不常常親自做，也會遺忘或不嫻熟，甚至，當助理實驗不出或做錯時，自己也難予以指導，就會影響眼前的研究品質，長遠的影響自己學術發展上的潛力。所以女生化學者只好儘量設計實驗，配合自己的家務責任與角色，妥協之餘，就無法講求研究速度，於是在顧及此二方面責任的女生化學者，都在每日的工作量上得有所節制，以致研究速度緩慢。但衡量家庭與工作，我的女受訪者也會認為自己母親／妻子的責任是無法避免與推諉，所以，衡諸情勢，也會認為研究速度緩慢為不可避免的。有一位女受訪者告訴我，她每天在一定的時間返家，為了可以看見孩子們吃晚飯，於是研究工作，只好儘量安排在一定時間內結束，無法多做。她說：

生物的 lab. 不能停，仍非常受制於 exp. 的 schedule，由於化學，因為生物處理的是生命的材料，例如，2天必須一換，不換細胞就死了或要一個瘤長成了3公斤，若不立即行動，等長到5公斤，其性質都變了，不是你本來要的了……或者實驗的時間一定要算準，否則借來的儀器到時候做不完，而又要還人家，下一次借到儀器時可能是一週以後的事了……那麼研究就會慢下來……或者一個 exp. 用6小時，而研究常有 uncertainty 所以早上8點開始，做到下午2時才完成第一個，這時你是否要再作一個到晚上8、9點？我就祇好不作，而把一切準備工作做好，第二天一大早來做。

至於男生化學家，訪問的結果是他們較能以自己的工作為優先而以家庭來配合，尤其是在早期的事業開創之際或緊要的學術生涯轉捩點時。在有關一生的時間上他們的優勢會在下一節予以闡明而在此只說明在每天的工作時間片段裡，男科學家有異於已婚女科學家的在某一時間必須回家的限制而可以多有連續性的時間投入工作。有一位男化學家 N 與我的談話是這樣的：

〈她燒飯的時間你在做什麼？〉我還在學校，如果在學校假如要待比較晚，那她會抗議，最起碼吃飯時間要到，〈那有沒有你做研究，真的不想回去吃飯，有沒有因為回去而影響到研究之類的事？〉我沒有把它放在心上，每次我回去我就說和學生談太久，忘記 time，她說你為什麼不和學生講好，我就說有些事並不是那麼好控制，她當然有時候會反對，我不覺得有罪惡感，她了解我工作的性質，她有時覺得不好，但她也習以為常〈但你那工作可以要回去而回去吃飯，不會因為你離開一個半小時而有影響？〉我會打電話回去，說我不回去吃飯，因為覺得發

展下去我沒有時間回家吃飯，我一定會告訴她，〈你的心情怎樣？你就是解決你的吃飯問題？〉沒有罪惡感，就是學生去買點吃的甚至不吃。

因此相同的特殊化實驗工作在對時間質的需求上，對有家庭責任的男女科學家意義不同，也對他們造成不同的影響。

至於寫作文體所需時間性質的不同與家庭責任間交叉運作的關係，也在這一次的研究裡深入探討，尤其小說創作過程裡的時間需求：小說的寫作，比較散文或雜文不祇在時間量的需求上為多，在時間質的特色上也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散文的寫作，尤其近乎論文寫作的雜文是一種意念的表達，在寫作過程中較少不確定性，比小說較不易受到干擾，中斷以後較容易再回來。

一位女作家說明了小說，尤其長篇小說的寫作因為有許多意外與不確定性（就是一般人所謂的靈感），以致干擾⁽¹⁵⁾，對小說寫作的影響更甚於雜文的寫作。她首先區分小說與雜文寫作的不同性：

雜文和專欄這樣子很容易區分，通常你都就一個主題來談，它的創造性比較低，因為它的虛構性和幻想性比較少，因此這類的文體常被字數限制，像台灣的專欄大概以一千字到六百字是常看到的型式，第一在字數短，第二在不牽涉到虛構的幻想，第三個它涉及到一定是一個實際的東西要來討論，因此它寫起來的話都是在一個主題上談論，它不會說要把很多東西連在一起，譬如說我來談婦女貞操的問題，因此它集中的點非常清楚，愈明確創造性愈低的，愈容易掌握，愈好寫，它牽涉生活的實例，很具象的東西，最難的我想是虛構性的東西，像小說、長短篇小說或戲劇、或者是詩。

次而說明了干擾對小說寫作的影響甚於對雜文的寫作：

尤其小說裡，我自己的寫作方式雖然有一個大綱，或者有一個大概故事的情節，在寫作的當中，隨時可能有突發的靈感發生，我們稱作靈感的東西，它可能使它導向不同的東西，譬如我打算這樣寫，寫寫寫，突然來了一個idea然後我就往另外一方面寫，如果在很關鍵性的時候被打擾的話馬上它就不見了，或者你正在構思一個句子怎麼寫比較好，突然有一個電話來，或被找去做什麼事情，那它當然就不一樣起來〈不論你寫對白，敘述都會有突發靈感，你都會小心，不要被打

註 15：干擾有作者自行選擇的中斷，或因為從事例行工作而被中斷，這種影響不大。作家所指影響他們寫作的干擾是指不在預料中，突發，尤其牽涉到作者情緒上較持久的反應則對他們的寫作，尤其在需要高度注意集中的小說寫作影響則甚為深遠。

擾？〉對〈那會不會長篇小說，這樣的狀況比較多？〉那不見得，在整個創作的過程當中，我覺得一樣的，只不過短篇寫作的時間比較短，在短時間內，你不被打擾的機會比較大，在一個長的時間，你寫了好幾年，它要永遠不被打擾那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幾位以寫作為職志的作家，都認為小說寫作是一種創作過程，是需要心思完全集中，她繼續說明了這種完全投入所造成對她的影響：

我維持九個月和外界很少接觸，甚至我那段到學校上課的時候，我大部份的精神狀況都留在小說裡面，所以我那個課上的亂七八糟〈你還有沒有回憶你的課會變得怎麼樣？你還在那個人物和情節裡面？〉因我的課教材我可以自己決定，所以在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就上我以前上過的教材，不上新的，我已經熟悉一套上課方式，再去講不會太離譜，可是很明顯品質很糟糕〈會不會精神恍惚〉對〈講到一半，你學生看你很奇怪，因為你在想到你的故事裡面？〉可能不是想到我故事裡面，而是腦中一片中空，因為我沒辦法把整個的精神換來講這個，不是我還在想這個東西，而是整個精力都被它吸走了，等到去上課腦筋一片空白〈想休息？〉也不是想休息，是很難把精神轉移到不同的東西〈還是我們剛才說的投入太深出不來？〉對，投入的太深。

所以，她的結論是女作家以創作小說戲劇為職務者，不宜有家務責任，而且自己也保持單身或不計劃有子女以免妨害寫作。並且建議女性若有家務責任，似可從事散文、詩的寫作。因為詩的醞釀可以很久但寫就所需時間短，較不受家務責任的干擾。

另一位已婚有3個幼小子女的專業女作家，當問及寫專欄，與小說，以她目前狀況而言，那一種比較合適時，指出：「我喜歡小說，但以我目前的時間來看，比較適合寫專欄，因為專欄短，大概在半小時或一個小時就可以寫一千字，而且架構有了，文筆稍微精鍊一下就可以。」接著在有關寫作時間的質方面，我們之間有以下繼續的對話：

〈那段寫小說的時間最好多少？〉最好3個小時以上，不管任何文體，3小時可以寫上2、3篇專欄。主要不是時間問題，而是被干擾。作者全部投入與中斷差很多。例如我寫到2個人正在戀愛，很romantic、激情的，自己投入感情，自己演練對白，但如果一個送報生來了，或推銷員上來，有時囉嗦一大堆，我想人家好意講半天不好拒絕，或者接到一通很快樂的電話或是洗衣機響了，要去關掉，鍋子東西煮好了要看一下等等。〈這種干擾是男女作家同樣會遇到的嗎？〉沒有，那是因為我是個家庭主婦。男作家可能單身或一家之主，有別人幫他做這些事。

同樣地，男作家的寫作也需要一段時間夠用也不宜被干擾。在他們有妻子協助家事育兒的狀況下，是比女作家又有家庭責任者更能持續寫作。一位男作家的妻子在他倆同時寫作的狀況下改從事翻譯，她的先生，說明原委：

〈你寫作時太太做什麼？〉她開始嘗試翻譯的工作。〈她把家事作完也去翻譯？〉對。翻譯工作不需整段時間，有空坐下來就可譯1~2段比較機動，她的時間零碎倒無所謂。

我繼續問到：

〈若她那時沒放棄工作，對你的寫作影響呢？〉恐怕很大了。那時也沒找人幫忙，二個人要共同分擔家事，被佔用的時間就很多。可能晚上也沒時間寫長篇。〈寫長篇也和你的家庭有關係？〉對〈你太太剛剛放棄工作，你開始寫長篇小說？〉對。幾乎後來家事都不需要我做了¹⁶。

這裡所討論的寫作中的干擾對作家的影響可能祇是極端的例子，也有作家可以間斷地寫，不過所被訪問的作家們都認為那要有相當的寫作成熟度，強烈的意志力，並且承認要寫出高品質的小說作品，工作時間內最好沒有干擾。這種寫作不同文體所需要的時間質的不同對於男女作家的意義，可能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文學社會學問題。是不是因為這種寫作對時間質的需要，使已婚作家有不同於男作家的寫作上客觀條件而間接影響了她們寫作的品質、產量；也因為這種工作而影響了她們的婚姻、家庭生活？會不會如同一些女作家所說的，適合有家務責任的女作家的文體是散文與詩呢？

工作時間特色對家庭的影響，不論是就其量或質已在上節論述及引用對話資料勾勒出來，從這些資料中也可以發現任何這種影響明顯地仍是由妻子一方來承受與調適，男人工作角色女人家庭角色的優先性仍是明顯可見的。經由對比我們可以了解工作時間量之多少，或工作時間質的優劣對家庭的影響在男女的經歷上有所不同。也因此決定了當事人所感受到的婚姻品質，與對家務責任的感觸。

從另一個觀點，家對工作的影響，由時間角度切入，乃是一個新興的觀點。若不是女性主義思潮及大量女性投入勞力市場，工作與家庭間的關係研究將仍只限於前者。本研究由於以時間角度切入來觀察家對工作的影響，田野資料所呈現的就是家庭的生命週期對個人工作上的影響。換言之，在雙薪家庭裡當夫妻都一方面發展工作，成立家庭之際，工作與家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範疇裡的相互關係，如何藉由當事人的因性別不同而對他們的工作發展有所不同影響呢？

註 16：當然也有因為協助家事而影響自己寫作的男作家，作家李昂介紹了一位但被拒絕未得訪問。

二、家影響工作

家對工作的影響在一個以男人為工作者的社會規範之下是一個不被視為待研究的主題。過去的研究提出“two person single career”的觀念(Papanek, 1973)，說明以妻子為扶助角色的家如何幫助了丈夫的事業，雖是採用家影響工作的觀點，但仍是以女人為家庭角色，男人為工作角色的思想模式。直至女性大量投入勞力市場，並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之下，才有學術界反省家對工作的影響(Nieva, 1985)。例如文獻上記載家庭的經濟因素，配偶對當事人工作的態度(尤其對女方)以及子女的年齡都是家影響工作的幾個因素(Nieva, 1985)。不過在此次經驗資料的搜集上，明顯可見的是，這一方面資料會與工作影響家的資料重疊或摻雜，如前述。至於以時間角度切入，家對工作的影響在本次田野資料裡所萌發出的2個面向是：(1)家庭的(家人的)每日生活作息；以及(2)家庭(家人)的長時間生命週期。

(1)每日生活作息：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裡，家人的作息時間也影響女性自己的時間，例如要在什麼時候在家為了可以照顧到小孩。對於從事舞蹈的女藝術家而言，維持體力肌肉的某些特質是重要的，而且必須是及時的，若為要顧及家務育兒的時間而犧牲了自己的時間性，就會有工作上未能盡所發揮的遺憾，長久也會影響到舞蹈表現。有一位如此說到：(這種每次時間上的限制是這樣的)「例如熱身2個小時是最好的狀態，但你要回家了，小孩待會就要回家，你得趕回去帶他」。

換言之，女人的在每日的時間上被要求具彈性，去配合家人，這種每日的時間裡女人的處境其實也反映在一生中她們對時間的控制，對時機的掌握。Maines(1987); Hall(1983); 及 Maines & Hardesty(1987)的觀念與經驗性研究說明女人的時間是幾件大事一起發生，而對男人則是一件件發生。之所以如此或許是這樣的：因為女人的生育功能有其時間性，社會規範又以女人的婚姻、家庭角色並與以男人為對象而設計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社會時間相撞擊而感受時間上的擠壓，無法如男人可以把這幾件大事順序完成。因此，女人在選擇教育、工作時，會考慮與家或個人生命週期間的配合，以致女醫生所選擇的是受訓時間短，工作時間好的小科，或有如女性與工作文獻上一直說明的女人選擇工作的「品味」，或所謂集中於女性的工作，其實都可以追溯到這些工作的時間特色並與家庭協調的狀況。一位女醫生說明了在顧及女性家庭角色優先的社會規範之下，她的選擇小科正反映了家及她個人的生命週期對她工作的影響：

(2)生命週期：

〈像妳這種所謂 stand by, on call 這種情形，是不是你們在做醫生的整個一生都這樣，會不會熬過一陣子，幾年就沒有這種問題？〉對，理論上是這樣，現在制度漸漸改了，不過以前在讀書，就業的時候，的確是這樣，就是你熬個五年，五年就不用了，因為做完總醫生就可以了，可是你要曉得人的 golden age 就是在那

五年。〈任何人的？〉對，所以你說過五年〈那時候大概幾歲？〉大概30歲，滿30歲，那時候，我想有時候會too late做某些事情可能會晚了些。〈像那些？〉很簡單，譬如說你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及小孩，我覺得有點嫌太晚了，也許從那時候起步也可以，但對我來講，我是比較傳統，我覺得稍晚了點。

因為女人的社會時間著重在她們家庭婚姻的時機，所以，上述受訪者所謂的golden age更是要求女性來把握。

在徐宗國(1990)研究裡也發掘到在顧及家庭生命週期影響下，對時機之掌握男女有所不同，女性仍持事業發展上男先女後的原則，例如一位女研究生這樣說到：

我覺得倒不是。我剛說如果他要先完成，我可以先緩一緩。而經濟上，我不想他是主要的經濟負責人。〈那事業上你為什麼要緩一緩，讓他先？〉這個社會比較男主外。如果我堅持先拿到（學位），這樣的情形也很奇怪。〈為什麼？〉男孩子在事業上，一旦已經投下精力的話，他會希望很快完成。對於我來講，我並不很急一定要什麼時候。〈祇是一般社會的看法是這樣，讓男生先發展？〉也許多少有這樣的影響。

反觀男性，一位生化學者講回國初期事業開始之際往往工作到凌晨四、五點，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他繼續談到在事業奠基之際他有優先權先發展事業。與他太太比較呢？我問到〈回國那5年衝刺時，你太太也是那麼衝刺嗎？〉「不可能，她在某大學的階段，教學方面付出的較多，研究比較slow她等於sacrifice讓我pick up」。〈她還是讓你，在你倆的事業中你比較優先？〉「對，比較優先。」

這種男先女後的秩序觀與實際狀況下男方所做的選擇與所依持的“合法性”西方文獻已有記載(Lipman-Blumen & Tickamyer, 1975; Komarovsky, 1973)，不過，多以男女角色迥然有別，切入此一議題，卻倒沒有考慮到這種先後秩序，也反映了女性缺乏對時間的控制與掌握。她們在每天的生活裡協調適應，在一生的時間裡(life span)還是協調與迴應，而且在秩序上，輕重緩急上仍是男先女後。這不但反映了男女間關係的本質，也說明了駕馭此種關係的社會規範與今天有關二性現象的社會本質。

肆、結論與涵義

由一個微觀的分析層次，在本文中我們已顯示了工作與家庭間的互動關係，我們以男女為對象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藉深入訪談，了解工作家庭間的關係。我們不是另“加”女人為變項的研究，如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所批評的(Saarinen, 1988; Gould, 1980)，而是希望由工作

社會學近年因為女性投入勞力市場而思反省的角度，來了解男女在工作與家庭協調上，各別的遭遇與適應方式。因為吾人大部份的時間分配在工作與家庭間，而且二者互為消長，我們認為由時間此一關鍵點切入應可觀察到男女在他們的工作與家庭的日常生活裡的協調狀況並由此反映男女關係與社會的本質。何況對女性主義者而言，時間代表主體的自主性與位格，對時間的控制與使用權代表主體的自主性。於是，我們就具時間特性的工作來觀察男女因為性別不同而在他們的工作與家庭協調經歷與遭遇上有何不同，也在一生的時間片段裡，他們各別擁有及控制時間的狀況。

此次研究資料顯示：

(1)工作與家庭是一個連續體（或有如 Pleck, 1977 所言，是在同一個角色系統裡）。這可由被訪者口述資料裡摻揉此二部份得知。此外，在田野資料搜集有關工作與家庭，若後者限於家庭責任與婚姻品質，因為資料有限容易混淆工作影響家及家影響工作的二種型態。尤其在雙薪家庭裡，配偶的工作藉由家庭影響到當事人的工作，不過，現有資料也顯示上述二種狀況對男女的作用並不一樣。

(2)在雙薪家庭裡，工作與家庭間的運作關係，對男女的作用並不相同。不論是由工作影響家或家影響工作，明顯可見的，多是女方在承受影響與解決二者間的衝突。男方若承受任何影響也是在雙薪家庭裡的家影響工作方面，男方的工作影響家則幾乎是不被察覺的，因為社會規範本是如此要求男方。此外，女方的工作若由家庭而影響男方的工作，女方則承受了改變狀況的壓力，而反之，對男士並不成為問題。

(3)工作的時間特性，不論是質或量，對女性的影響大於對男性，而且由女方負責協調所有影響到家庭婚姻品質或家務責任的狀況，必要時還會放棄工作。

(4)時間作為一種資源，男女使用分配與控制不同。在工作與家庭領域裡社會規範支持男人的工作角色女人的家庭角色，致使男性們所擁有工作之餘的時間也可以享用之／（女方則需盡其家務責任），在事業發展的時機上也有“合法性”的優先。

本研究過程式，紮根式的研究資料也反映了以西方社會背景發展出的工作與家庭間關係之理論架構在某些方面之有所不逮。首先，家的定位，據本文所引用的西方文獻都是指以夫妻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在本研究裡，凡雙薪家庭裡男女工作與家庭較能協調的狀況往往是發生在當家是一個擴大的實體，包括受訪者的雙親、手足。是這種擴大意義與範疇的「家」，使本研究裡，工作時間量長的，同為大科的夫妻能協調工作與家庭，使妻子仍能工作不輟，所以，在未來有關工作與家庭的研究應先對家的定義有所掌握，因為家的範疇是會影響夫妻工作與家庭的協調，即便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具特殊的時間特性。而擴大範疇的「家」對雙薪家庭裡的女性影響更甚於男性，因為一方面家是社會支援的一種，另一方面，家人(role partners)也可能是強固以男性為主要工作者的社會規範者，使女人在工作與家庭間的協調趨向傳統所期許的。所

以目前雙薪家庭裡的女人若無法由「家」得到工作與家庭間協調上的支援，則有賴國家提供制度，機構的扶助了。

其次，在工作／家庭協調的文獻裡，多半注意到的是工作的性質 (job nature)，而不祇是受僱 (employment) 的事實而已。這樣思考下所做的研究固然更為細緻，提出工作的時間特色，尤為注意到了工作與家庭間協調的重要關鍵，不過他們仍只著墨於工作的結構性、短時間特色，並未察覺時間也可以是一個長時期、過程式的狀態。若把時間視為過程，我們就可見到男女在工作／家庭協調間對時間的控制與對時機的掌握有所不同，更可以突顯男女關係的本質，社會裡對性別規範的約定。同樣地，一般的文獻只以時間量為研究單位，本研究的田野資料卻顯示，時間的質也是另一種的工作時間面向。未來的研究似仍需詳加確定各種的工作時間面向，與對家庭協調的各別意義與作用。

此外，我們以為本研究的發現雖然說明了工作與家庭間之關係，其實也足以解釋性別標籤工作的來源。當我們要回答何以女性選擇某種工作而不是另一種，例如小科而非大科的醫療工作¹⁷在一些與男醫生相同的原因以外，工作與家庭的協調是一個重要的解釋性別標籤工作的因素。尤其工作的時間量，不確定性與工作心思集中的程度。例如大科傳統上被定義為男人的科別，研究者多由這種工作性質與男女醫生的性格是否配合來討論，而說明女人擇科的原因。然就工作的結構性特徵而言，可從工作的時間量與女性傳統家務責任間的無法配合說明女醫生擇科的原因。因此，由時間的結構性特徵而言，女性選擇（自願或被動）小科者衆，以致男女醫生在科別分佈上明顯有別，也是造成醫生性別標籤工作的深層原因。所以，研究者在利用許多職業或行業的結構性特徵來解釋性別標籤的工作時，也應注意到對女性而言，工作與家庭協調上的種種狀況。

最後，本文也可以視為對 Rossi(1964) 早年所宣聲女性外出工作的涵義與影響看法上的迴應，也就是女性外出工作是源自於許多社會力而也將啟發許多社會力的一種社會事實。就其意義與影響而言，女性工作將不但影響女性本身（例如家庭裡女性權力的擴大，個人能力技術的增加）也將相對影響男女角色的改變。若是性別角色不外乎工作與家庭，那麼女性工作的結果，長遠而視，將會引起男性角色家庭部份的擴大與豐富，性別角色規範的改變，並造成影響更為深遠的社會變遷。例如，過去男外女內的分工模式，性格發展，甚至以此原則作為擇偶成家的原則與基礎也會因為男女都有類同的工作與家庭角色而有所改變 (Wilkie, 1988)。也就是當女性也投入工作，參與除家庭以外的其他社會制度，男性過去的家計主要供給者，女性之家務或扶持角色就會不再以性別為唯一劃分標準而以個人的傾向，彼此的配合為原則。男女平等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得以真實並持久。

註 17：例如國內男女醫生在各種科別的分佈狀況就有明顯的集中於某些科別的趨勢，美國的資料也顯示相同狀況 (Bowman & Allen 1990:21,23)。國內女醫生在各科別的比例見表一。

表一：臺灣地區執業醫師數---按執業科別（專科）與性別分
(女／總數 由小至大排列)

1. 健康檢查科	0.00%
2. 骨科	0.33%
3. 泌尿科	0.36%
4. 外科	1.64%
5. 核子醫學科	2.63% *
6. 耳鼻喉科	2.92%
7. 一般科	3.46%
8. 內科	4.23%
9. 小兒科	7.45%
10. 婦產科	7.73%
11. 放射線科	9.49%
12. 皮膚科	10.41%
13. 神經精神科	10.58%
14. 家庭醫學科	10.60%
15. 麻醉科	11.49%
16. 其他	11.93%
17. 眼科	16.53%
18. 實驗診斷科	16.67%
19. 病理科	18.29%
20. 復健科	25.00%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79/09/12)致作者之公文。

* 核醫是小科，此一百分比過低，可能顯示的不是男女擇科的趨勢而是新興科別裡男女總人數低而女人數又稀少的狀況。

參 考 文 獻

中文部份

徐宗國

- 1990 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國內大學女教師之工作生活素質研究，台北：啓業。
- 1989(92) 「用田野方法研究少數民族」原刊於法商學報23:155-177，後收於林恩顯編「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國立編譯館主編，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
- 藍采風，藍忠孚，劉慧俐
- 1985 「臺灣女醫的專業，婚姻與家庭觀的初步研究」，pp.121-168收於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印。

英文部份

Acker, Joan

- 1988 "Women and Work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nn Helton Stromberg & Shirley Harkess(eds.) Women Working. Theories and Facts in Perspective.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Adam, Barbara

- 1989 "Feminist Social Theory Needs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Theory and Time a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in social Analysis." Sociological Review 37:458-473.

Astin, Helen S.

- 1972 "Employment and Career Status of Women Psychologis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7:371-381.

Bayer, Alan E.

- 1970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 A Statistical Discription." ACE Research Reports, 5(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Bergquist, Steven R. et al.,

- 1985 "Perceptions of Freshman Medical Student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dical Speciality Choice." J. of Medical Education 60:379-383.

Bourne, Patricia Gerald and Norma Juliet Wikler

- 1978 "Commitment and the Cultural Mandate: Women in Medicine." Social Problems 25:430-440.

Bowman, Marjorie & Deborah I. Allen

1990 Stress and Women Physicia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owman, Marjorie and Marcy Lynn Gross

1986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Women in Medicine--Issues for Public Policymakers."
Public Health Reports 101:513-521.

Dr. Brubeck

1985, 1990 "Female Physician Stress," in Bowman, Marjorie & Deborah I. Allen (eds)
Stress and Women Physicia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lark, Elizabeth Johns & Patricia Perri Rieker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lationships & Stress of Medical & Law Students."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61:32-40.

Cole, Jonathan R.

1979 Fair Science: Women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Cottrell, W. Fred.

1940 The Railroad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Covermann, Shelley

1983 "Gender, Domestic Labor Time,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23-637.

Coverman, Shelley and Joseph F. Sheley

1986 "Change in Men's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Time, 1965-1975."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413-422.

Davidson, Lynne R.

1975 Sex Roles, Affect, and the Woman Physici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Latent Social Identity upon the Role of Women and Men Professionals.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Eisenberg, Carola

1983 "Women as Physicians." J. of Medical Education 58:534-41.

Ermarth, Elizabeth Deeds

1989 "The Solitude of Women and Social Time." in Frieda Johles Forman with Caoran Sowton, (eds).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Feldberg, Roslyn L. and Evelyn Nakano Glenn

- 1979 "Male and Female: Job Versus Gender Models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Social Problems 26:524-538.

Fisher, Jerilyn

- 1989 "Teaching 'Time': Women's Responses to Adult Development. in Frieda Johles Forman with Caoran Sowton, (eds).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Freiman, Marc P. and William D. Marder

- 1984 "Changes in the Hours Worked by Physicians, 1970-80."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4:1348-1352.

Forman, Frieda Johles

- 1989 "Feminizing Time: An Introduction" in Frieda Johles Forman with Caoran Sowton, (eds).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Fox, Karen D. & Sharon Y. Nickols

- 1983 "The Time Crunch. Wife's Employment & Family Work."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61-82.

Gerstle, J.

- 1961 "Leisure, taste, and occupational milieu." Social Problems 9:56-68.

Glaser, Barney and A.L. Strauss

-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ould, Meredith

- 1980 "The New Sociology." Signs 5:459-467.

Hall, E.T.

- 1983 The Dance of Life.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 1971 "Inside the Clockwork of Male Careers." in Florence Howe(ed.). Women and The Power to Change. New York: Mc Graw-Hill.

Kanter, Rosabeth Moss

- 1977 Work and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 Policy.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eith, Pat M. and Robert B. Schafer
1980 "Role Strain and Depression in Two-Job Families." Family Relations 29:483-488.
- Kingston, Paul William & Steven L. Nock
1985 "Consequences of the Family Work Da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619-629.
- Kingston, Paul William and Steven L. Nock
1986 "Time Together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291-400.
- Kletke, Philip R., William D. Marder and Anne B. Silberger.
1990 "The Growing Proportion of Female Physicians: Implications for U.S. Physician Suppl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0:300-304.
- Komarovsky, Mirra
1973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Sex Roles: the Masculine Case." in Joan Huber(ed.)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 Lengermann, Patricia Madoo and Jill Niebrugge-Grantley
1988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in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Lipman-Blumen, Jean & Ann. R. Tickamyer
1975 "Sex Roles in Transition: A Ten-Year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97-377.
- Lorber, Judith
1984 Women Physicians. Careers, Status, & Power. New York: Tavistock.
- Luscher, Kurt K.
1974 "Time: A Much Neglected Dimension in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ory 4:101-116.
- Maines, David R.
1987 "The Significance of Tempor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8:303-311.
- Maines & Hardesty
1987 "Temporality and Gender: Young Adults' Career and Family Plans." Social Forces 66:102-120.

Mawardi, Betty Hosmer

1979 "Satisfactions, Dissatisfactions, and Causes of Stress in Medical Practice." JAMA 241:1483-6.

Neugarten, Bernice L.; Joan W. Moore and John C. Lowe

1965 "Age Norms, Age Constraints, and Adult Socialization." AJS 70:710-717.

Nieva, Veronica F.

1985 "Work and Family Linkages." in L. Larewood, A.H. Stromberg & B.A. Gutek(eds), Women & Work: An Annual Review. pp.162-190. New York: Praeger.

Nock, Steven L. & Paul William Kingston

1988 "Time with Children: The Impact of Couples' Work-Time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67:59-85.

Papanek, Hanna

1973 "Men, Women, and Work: Reflections on the Two-Person Career." in Joan Huber(ed.)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Pleck, Joseph H.

1982 "Work Schedul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in Two-Earner Couples" in Joan Alouds(ed.) Two Paychecks: Life in Dual-Earner Families. Beverly Hills: Sage.

Powers, Lee, Rexford D. Parmelle, & Harry Wiesenfelder

1969 "Practice Patterns of Women & Men Physicians." J. of Medical Education 44:481-491.

Rapoport, Robert & Rhona Papoport

1965 "Work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SR 30:381-94.

Rosow, Irving & Daniel K. Rose

1972 "Divorce Among Docto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4:587-598.

Rossi, Alice S.

1964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an Immodest Proposal." Daedalus, Spring: 607-652.

Saarinen, Aino

1988 "Feminist Research: In Search of a New Paradigm?" Acta Sociologica 1988(31):35-51.

Spears, Brent W.

- 1981 "A Time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eventing Physician Impairment." 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3:75-80.

Shelton, Beth Anne & Juanita Firestone

- 1988 "Time Constraints on Men & Women: Linking Household Labor to Paid Labor." Sociology & Social Research 72:102-105.

Stromberg, Ann Helton & Shirley Harkess(eds).

- 1988 "Introduction" in Women Working, Theories and Facts in Perspective. Mountain View, Calif.: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Dr. Tobin

- 1990 "Physician Marriages & Dual Career Couples, Commentary." p.155-156 in Marjorie A. Bowman & Deborah I. Allen. Stress and Women Physicia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Williams, Phoebe A

- 1971 "Women in Medicine: Some Themes and Variations." J. of Medical Education 46:584-591.

Wilkie, Jane Riblett

- 1988 "Marriage, Family Life,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Ann Helton Stromberg & Shirley Harkess(eds) Women Working, Theories and Facts in Perspective. Mountain View, Calif.: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女人和男人的工作與家庭 —— 僮關時間

徐宗國 *

(中文摘要)

採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我們以深入訪談搜集了有關男女科學家，作家與醫生的自視工作與家庭協調的計質資料。由田野資料與理論性作品如 Nieve (1985), Feldberg & Glenn(1979), Pleck (1977) 以及 Rapoport & Rapoport(1965) 不斷辯證式來回導引出本文的理論架構。

本研究的經驗性發現可以歸類如下：

- (1) 工作與家庭是在一個角色系統之內的二部份，但他們彼此的互動作用對男女的意義與影響並不相同。
- (2) 在雙薪家庭裡，為了家庭的需要也間接有助丈夫的工作，女性作全部的工作上調適。
- (3) 不論就工作的時間質或量而論，女人深受工作對家庭的影響，反之對男人並無影響。
- (4) 以長時間片段而言，女人遵守男先女後的規範，也就是，家庭（尤其包括丈夫的）生命週期約束她而不是他的事業發展。

本研究的發現說明了：

- (1) 研究工作與家此一議題時，「家」的定義頗為重要；
- (2) 女性工作的特殊型態，例如性別標籤工作的深層原因應考慮到工作的性質，尤其時間面向（時間量、時間質、時間表、不確定性……）與家庭責任間協調的狀況。

關鍵詞：時間、時機

*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

Women and Men's Work & Family — Concerning Time

*Tsung-kuo Hsu**

(Abstract)

Using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I gathered qualitative data on female & male scientists, writers and physicians' perceptions of their work & famil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was derived from a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my field data and conceptual works of Nieve (1985), Feldberg & Glenn(1979), Pleck(1977) and Papoport/Rapoport(1965).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 (1) Work & family are two parts in a role system but its interaction affects men & women differently.
- (2) In the dual-career family, women make all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s on work in order to adapt to family'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directly to their husband's career.
- (3) Women wit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re more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quality and/or the length of their work time than men. In the long time span, concerning timing, they are ranked second in priority than men. That is, family's (including their husband's) time frame affect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but not vice versa.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suggest:

- (1) the definition of the family is important for a study of work & family interactions;
- (2) the very reason for women's particular work pattern, such as the sex labeling of jobs might be explained by the very fact of women's attempts to coordinate family & work roles. It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ir jobs are characterized by unique temporal dimensions 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ime & tim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